

洛伯爾圖著
郭大力譯

生產過剩與恐慌

中華書局印行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書章

產過
Invasion and Crises

剩與恐慌

大力
譯著

中華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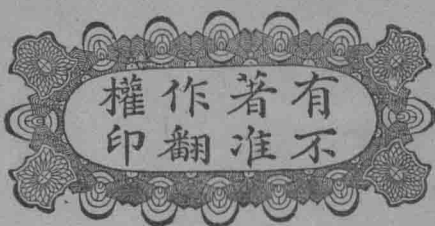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八月發行

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四四四號

生產過剩與恐慌 (全一冊)

◎ 定價銀二角五分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

有不准著作權
印

原 著 者
譯 發 印

Karl Rodbertus

總發行所
上海

分發行所
各

譯序

關於恐慌，資本主義經濟學者間通行的意見，可大別爲三種。第一、是從理論方面，否定恐慌的可能性；第二、是把恐慌的原因，歸於自然；第三、認恐慌爲人類智慧不足的結果。

薩伊 (Say) 的市場學說，是第一種意見的模範的代表。質言之，生產物雖必須以生產物交換，但若薩伊從此推論每一種生產都會創造他種貨物的需要，却不能認爲正確。資本主義社會與自耕自作社會的根本差別，他不曾注意到。現今，在商品形式上提供的生產物，雖渴望社會大眾來購買，但佔社會最大多數的勞働階級，却除了有自身的勞働力，即不復有任何生產物，可用在交換上面。

可怕的事實，威脅經濟學者承認恐慌的實在性。每十年發生一次的大威脅，再不容否認。以恐慌歸因於自然原因的理論，遂發生了。在這方面，最好的代表，是耶方斯 (Jevons) 的太陽黑點說。這種學說表面上雖似十分繁雜，但其本質，却一句話就可以道出。那就是它不願承認恐慌的原因，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的自身。但歷史的事實，却證明了那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現象。

關於這種現象，資本主義經濟學者間最後一種答覆，是以恐慌歸罪於人的要素。克拉克氏 的見解，可爲代表。他曾扼要的把他的意見表白在這個小冊的序言上。他以為，現實的生產過剩，祇是某種

生產過剩，某種生產不足，所以要把一切生產過剩，還元爲生產的方向錯誤。

如果恐慌的原因祇是生產的方向錯誤，則應負其咎者，是人的有缺陷的智慧。只要改變生產勢力的用途，恐慌即可不致發生。照他的意見，恐慌就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偶然的現象，不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組織，保持任何必然的關係。

這一切的企圖，可用一句話總括起來。資本主義經濟學者，不願以恐慌歸因於資本主義的本身。薩伊的樂觀的夢，爲鐵般的事實所破了。耶方斯的企圖，亦已經沒有人信服。這裏留待我們檢察的，祇是克拉克氏的意見。

克拉克氏承認恐慌的週期性。設若承認它的週期性，我們便亦須承認它的必然性。歷史慘痛的教訓，終不能給人以預見，以預防恐慌的襲來。單有這點，已經證明了，在資本主義存在的限度內，恐慌的預防，非人力所能爲力。同樣，那又進一步證明了，恐慌的發生，亦與人的要素無關。人能引起的罪惡，人必能預防。

克拉克氏曾批評洛伯爾圖的恐慌學說，說它恰恰與通俗的意見相符合，因洛伯爾圖曾以恐慌歸因於生產過剩。在這裏，克拉克氏如果不是誤會，便是惡意的將他的學說，作不利的解釋。洛伯爾圖曾切實說明，在恐慌期中，市場的貨品供給過剩，但一般勞苦羣衆却是貧乏過剩。無論從那一點說，洛

伯爾圖都未曾說恐慌的原因是生產過剩。我們不如把生產過剩與恐慌，看作是同一內容的相異的名辭。『一般物品的不能利用的剩餘』的確沒有生產出來。生產出來了的，祇是『許多物品的不能售賣的剩餘』。

就這點說，洛伯爾圖的意見，是很明白的。他曾說：『這兩個障礙（貧困與商業恐慌）所以會發生，乃由於現代經濟制度上一種情形，那就是，國民生產物的分配如一任其自然，那就會有某幾種與社會發展有關的事情，致生出這種結果來，即，社會勞動的生產力漸增，勞動階級的工資在國民生產物中所佔的部分，却繼續的減少。』從這段話考察，我們與其說洛伯爾圖以恐慌歸因於生產過剩，不如說他以恐慌歸因於資本主義的分配法則。

洛伯爾圖對於一般經濟學者的優越性，在這裏表示出來了。無論他的學說怎樣不完全，他在這方面的認識，已足使一般俗流的經濟學者低首。恐慌的原因，祇能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本身去探索。

克拉克氏的主張，不是這樣。他以反證的方法，證明工資率的下落，不能有這種作用。他說：『祇能墨守成規不能順應公民需要的營業上的競爭者，必不能立足；』即以此為理由，斷言一切成功的營業家，對於緩緩變化的工資率，必能發生敏感。然問題亦就在這裏。資本蓄積之必然的法則，是以大資

本集中於少數人之手。少數人成功，多數人失敗，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營業上的公例。如果生產方向錯誤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現象，則我們以前所得的結論，便再度為我們所證明了。在資本主義存在的限度內，恐慌必不可避免。

祇這樣說，必不能使克拉克氏信服。他根本不承認生產力進步工資部分減少的法則。他以為，里嘉圖的工資鐵則說，現已為多數經濟學者擯棄。他以為，工資的生產力學說，已代替里嘉圖的見解。就這方面說，我們不對工資的生產力學說下一批評，必不能終止。

這個學說的重要命題，可用幾個簡單的命題敘述如下：（一）工資與邊際勞動生產物有互相均等的趨勢。（二）邊際勞動生產物是邊際勞動者所增加的生產物，而邊際勞動者則是被僱的最後勞動者。（三）邊際勞動生產物的多寡，隨勞動需要的多寡而定。如資本增加較勞動增加為速，則資本家對勞動的需要增加，勞動的邊際生產物遂亦加大；反之，如資本增加較勞動增加為緩，則資本家對勞動的需要減少，勞動的邊際生產物遂亦減少。（四）邊際生產物的多寡，即是生產力的大小。總之，依照這種學說，工資的趨勢，是依從勞動生產力的法則。

這粗看起來似乎甚為奇異的學說，仔細考察一下，並沒有多少可奇異的地方。不為資本主義說明，但為資本家辯護的經濟學家，既以商品價值的決定，委之於消費者方面，而倡邊際效用說；同樣，又

要以勞働力價值的決定，委之於僱主方面，而倡邊際生產力說。這兩種學說，本來不過是一種學說的兩種說法，其目的亦沒有兩樣。

假若邊際生產力學說是正確的，則工資的高低，必完全取決於僱主。因為他們所謂生產力，不是客觀的現實的生產力，祇是主觀的賦予的生產力，換言之，祇是勞働力在僱主心目中的主觀的重要性。僅就這方面說，工資生產力學說的價值，已十分明白。

即令作最大的讓步，承認工資生產力學說是正確的，我們從此推出的結論，亦祇是勞働工資有向下漸減的趨勢。克拉克氏曾以競爭為支點，斷言僱主必須以勞働邊際生產物，作為工資，而付給勞働者。即令如此，我們亦不能說，勞働需要上的競爭，將隨生產設備的增進而加甚。生產設備的增進，祇能將這種競爭減弱。生產設備的增進，決不僅是單純的量的增加，還必然包含有機構成分上的變化。所以，那雖有增加客觀的勞働生產力的趨勢，但很少有增加主觀的勞働生產力的趨勢。克拉克「新生產設備的創造，將提高工資」的主張，不常為他的前提所保證。「僱主過分忍慾的情形」亦不常能增進工人的繁榮。因為在這場合，勞働的客觀的生產力雖將增加，它的主觀的生產力却將減少。

這學說的本身是詭辯的，由這學說推出的結論亦是詭辯的。這一派的經濟學者，祇注意到了貨幣工資。貨幣工資的增加，也許在表面上，證實了他們的主張。他們不注意到真實工資，更不知有「相

對工資，』他們全不把工資當作生產物的部分來考察。

把工資解作生產物的部分，結果是非常顯明的。貨幣工資增加，真實工資不變，但若相對工資不與總生產物保持比例的增加，則作為商品而用來售賣的總生產物，就顯然會有一部分，沒有購買力來配合。

這種沒有購買力配合的商品，不僅不能構成資本家的富源，且足成為資本家惶恐的原因。於是恐慌發生了。工廠倒閉，工人失業，可能的生產物與現實的生產物大批毀壞，並賴此以恢復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與消費間的一時的平衡。我們與其把恐慌當作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惡害，遠不如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時的救濟。資本主義社會的病，不是恐慌，乃是伴着生產力增加而起的工資部分的減少。由這種積病而起的困難，必須經數年之久，才能為一般人所認識。

在這方面，洛伯爾圖實是一種正確理論的先驅。他的學說雖不完全，但確有一種特徵，為任何以前的經濟學者所不及。他有很顯明的社會主義傾向，但他的思想屬於國家社會主義的範圍。他贊成用法律規定分配的比率。在經濟思想上，他反對亞當斯密，里嘉圖的自由放任主義，但贊成他們的勞働價值說，並認這種學說之於經濟學，有如蓋里略定律之於物理學。他反對里嘉圖的地租論，認地租與利潤同一來源，但贊成他的工資論，把它看作是里嘉圖一生最大的功績。他與他的同時人華·克

希曼有幾點是相同的。但華·克希曼以貧困的原因歸於地租法則，以恐慌的原因歸於下述三種事情：（一）分配太不公平；（二）農業的特性；（三）貨幣及信用的盛行。洛伯爾圖却以爲恐慌與貧困，都是因爲伴着總生產物的增加，工資在總生產物中所佔的相對部分將減少。這就是有名的『工資部分漸減法則』（Gesetz des fallenden-Lohnquote）。

洛伯爾圖一八〇五年八月十二日生於德國的克賴士瓦特。他的父親是一位法官。他在大學時代亦學法律。曾任布郎登堡及布勒士勞的候補法官，但不久即辭職。辭職後有一長時期在放浪的旅行中，並潛心研究經濟學。後歷任州議員、國會議員。一八四八年六月，曾任教育部長，二星期即辭職。一八四九年在柏林區當選爲下院議員，同年下院解散後，遂永遠從政界脫退。死於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六日。他是一個有名的社會理論家，與拉薩爾氏齊名，但未參加任何實踐的活動。他的盛名雖爲馬克斯所壓倒，但他在社會主義思想上的貢獻終是不可埋沒的。

他所著的書，以下列數部最有名：

- （一）我國國民經濟現狀的認識（Zur Erkenntniss unserer Staatwissenschaftlichen Zustände），一八四二年出版。

- （二）致華克希曼的社會通信（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），一八五一年出版。內含

三篇信，均係洛伯爾圖致華克希曼的辯論信。第二信與第三信均單獨出版。第三信的單行本，名地租論，專敘述他的地租學說。生產過剩與恐慌（一名華克希曼與洛伯爾圖的社會學說），即第二信的單行本。

(11) 正常的勞働日（*Der Normal Arbeitstag*），一八七一年出版，此書提出了一個具體的綱領。

(四) 社會問題研究（*Zur Beleuchtung der Sociale Frage*），一八七五年出版。

這一個小冊，是採取一種辯論信的體裁。前半部敘述華克希曼的意見，後半部則敘述他自己的。他由此建立了一個新的體系，堪稱為洛伯爾圖的代表作。

這個譯本，是根據英譯本重譯的。英譯者為佛蘭克林女士（*Julia Franklin*），書前有故教授拉克（*John B. Clark*）的長序一篇。在中國，洛伯爾圖的思想雖早已在經濟學史社會主義史中有入談起，但整部著作的介紹，這大概還是初次。

全書是去年滬戰後遷寓蘇州時譯成的。其出版，乃受友人王漁村先生之慫恿，舒新城周憲文二先生之助力。附誌於此，以伸感謝之意。

郭大力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

英譯本克拉克氏序

現代人眼中的商業恐慌，很像古代埃及人眼中的尼羅河的汎濫。這種現象，是週期發生的，對於每一個人都很重要，但它的自然原因，却爲人所不能目見。一個經濟學家，對於每十年發生一次的商業大變動，可以定下一個公式，說明它的原因，以滿足他自己；但若他的命題在各點上都很完全，則公眾必難於瞭解。那必然是錯綜的。這現象既然是複雜的，準確說明這現象的命題亦必然是複雜的。但說明商業恐慌的最可用的理由，往往含糊地表示在簡單的名辭上，例如『生產過剩』、『通貨膨脹』、『投機』及『破產』。

在這些名辭中，最能滿足公眾心理的一個，是『生產過剩』。它所描寫的情形，在恐慌期中對多數生產者而言，亦確乎是實在的情形，那就是，他們所已生產的貨物，非大犧牲，即不能售出。於是有一種真實的本能，命令我們採取這樣的說明。在每一次商業恐慌之前，都有一個時期，在那時期內，有許多不與常態需要永恆需要相應從而不能長此繼續的生產，在進行。有許多生產必須受抑制，而抑制它們的，便是恐慌的粗暴作用。所謂『景氣』（boom）攪亂了商業；接着來的凋敝，便是重整與復舊的痛苦時期。模模糊糊被稱作生產過剩的這一種病，便在這時候復原。但究其實，這一種病，却不過是

若干種生產過剩，若干種生產不足。

洛伯爾圖的恐慌學說，公表於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一年。這學說恰恰符合了通俗的意見。他即以恐慌歸因於生產過剩。『普遍的生產過剩是不可能的。』這一見解，幾已被視為公理；故要每一種貨品的生產額超過於全社會所需要的數額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但我們把人性與社會約略考察一下，便知道這樣的生產過剩，也未始不可能。我們固可以想像一個社會，在那裏，一切的人全相類似；在那裏，每一個人對於所生產的每一種貨品，有一個單位以後即不再需要，而對於不會生產的其他貨品，又沒有需要。祇有在那裏，一個人，對於任何一種貨品有了一個單位，就不需要第二個單位，祇有在那裏，假如新機械產出了第二個單位的物品，便會成為過剩。

但在現實世界上，我們所須考察的，乃是不能壓足的慾望；至此全般物品的不能利用的剩餘，決不能生產出來的。能够生產出來的，祇是許多物品的不能售賣的剩餘。過剩的生產，實際上祇是方向錯誤的生產。洛伯爾圖自己的市場供給過剩學說，實際亦是把市場供給過剩還元為方向錯誤的生產。雖然他的文章與思想，不會把這種還元，明示出來。要知道，只要以生產力的一部分，生產其他諸階級所需要的物品，這種困難便可救濟，我們祇要在想像上，想像洛伯爾圖所描寫的情形就够了。在那情形下，社會以其生產力的固定部分，為勞働者製造貨品，但勞働者對於此等貨品，却僅能購付漸減

的部分。

某一些貨品之相對的過剩，却是一種『困難時期』的真實現象。倘使我們能發見這樣誤用生產能力的現實原因，那我們對於恐慌的真正哲學，也將『思過半矣』了。

有某種事情，使營業家走向錯誤方向而供應那非自然的一時的需要。如果我們知道什麼是這件事情，恐慌起因的謎就除去了。這件事情，無疑可以用『投機』這一個名辭來表示。人們預料未來的價值，人人都覺得快要來到自己手裏的財富很是豐足。這種財富如果是真實的，他們化許多錢去預測它，當然是對的。大批消費財的定單，於是發下了；工廠為應付這種定單而進行了。貨品出來了；但預料中的財富，却不曾實現。工廠製造了布匹、靴鞋、傢具等等；但購付此等貨物的價值，却不過是一個幻想。

關於這樣的生產過剩（那其實是生產不平衡或生產方向錯誤），一種學說是否正當，就看它所假定的原因是否真實，會否實際隱蔽僱主，使他們製造那沒有『有效需要』的貨品。對於未來之豪昧的預料，很可以有這種作用。這種預料，使人們為需要者製造貨品，但製成的貨品，却為需要者不能購付。人們在定造貨物的時候，即希望以未來的財富，作為購付的手段。生產者亦在定單上註明，在這樣的條件下，將貨物交付。消費者的幻想，遂結果為生產者的謬誤。

洛伯爾圖的『生產過剩』學說，却缺少這個特殊的要素。那不會包含消費者方面的幻想。照他的假設，工人們祇使用其日常收入，不使費這以上的數額；生產者却爲他們生產過多的物品。這種現象，在製造依定單而行的社會內，是不能發生的。所以，如果以今日的售額當作明日的售額的根據，洛伯爾圖恐慌學說所根據的某類貨品生產過剩的現象，就會不能發生。

工資勞動者在社會所得中所得的部分漸減，而僱主爲工資勞動者所製造的貨品，却代表社會所得中的固定部分，那已經就是生產的方向錯誤。在這場合，祇工資勞動者需要使用的貨品，太多了。洛伯爾圖假說的本質，亦即在此。

這種錯誤，使生產者不能依從消費者的有效需要，使他們在工人已不能購買以後許久，仍製造粗布、粗鞋等等，使製造家既無現實需要亦無可能需要的時候，多多蓄積過剩的貨財。消費者能購付什麼，在消費者方面沒有幻想；消費者願購付什麼，在生產者方面亦沒有幻想的理由。但這裏有一種不當的失敗，以昨日的現實需要，當作今日生產的根據，以去年的需要，當作今年生產的根據。

假定工資勞動者，當初得社會總收入的三分之二。於是，年年由社會生產的消費財，亦有三分之一，是適應於工人的需要。現在再假定分配條件發生變化，致工人祇得社會總收入的二分之一；假若爲此等工人生產的貨品，仍包含社會總收入的三分之二，這種貨品便過剩了。社會總收入的六分之

一，遂體現在不能售賣的貨品之中。這種貨品爲工人階級而生產，但他們不能購買。

但是，這種學說所根據的分配條件的變化，祇能逐漸發生。即令工資總量在世界總所得中所佔的部分日益減少，但使它如此減少的，亦祇是一個作用遲緩的一般的原因。而且，這種假設，還有待於統計的證明；洛伯爾圖雖相信這種證據可以提供，但他仍不能主張，工人階級的相對收入的減少，是突然發生的。使工資相對減少而僅在世界總收入中佔漸減部分的變化，必然是漸漸的、永恆的。

這種變化的漸進性，既被看見，結果將如何呢？營業家具有一切的證據，來推測什麼貨品當有最後的出路。生產對於消費的漸漸的變化，有極銳敏的感覺；而競爭又助長其敏感。雇主在一二年來看到自己的貨品需要已經縮減，而仍繼續照定額或漸增額生產，那便表示他的經驗不足。反之，祇能墨守成規不能順應公眾需要的營業上的競爭者，也必不能立足。甚至需要上的突然的變遷——例如時尚的變遷——亦必須爲成功的營業家所顧到，所以，事實上，決不會有許多僱主，不顧勞動者的情況——他們的購買力，已由某種逐漸的自然變化而減少——墨守成規，致爲勞動者生產過多的商品。祇有投機，祇有對未來的幻想，祇有擬想的現在收入，可以迷惑消費者，並從此導生產家入錯誤的方向。分配條件上的緩緩的變化，不能有這種結果。

洛伯爾圖所提倡的恐慌學說，重現在馬克斯的著作上，而成爲馬克斯的學說。這種學說所引出

的主要結論，是恐慌乃是競爭工資制度（Competitive Wage System）的正常結果。其原因，為分配條件之繼續的永恆的變化。而這種變化的原因，又是工資的自然法則。他們認恐慌是現代社會經濟組織的必要部分，他們的充分證據，有一部分，是依存於他們的工資學說。但關於工資，洛伯爾圖當時盛行的見解，現在已為多數經濟學家所擯棄。現在，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里嘉圖的勞動工資鐵則。如果工資的生產力學說是正確的——如果自然法則的趨勢，是以工人所特別創造的部分歸於工人，如果這部分的數額是漸增的——則洛伯爾圖的恐慌理論的大前提，就必須重行考慮。但直接就這學說本身而言，則最有趣味的，還是從舊工資學說推得的推論。即承認工資鐵則說為真理，這個推論亦不合理。這是一個特別的弱點，只要說出來，誠實的人沒有不承認的。生產的僱主雖缺少各種性質，但這一種能力——逐年使貨品的種類，適合於逐漸變化的需要——他們仍是有的。虛擬的需要——消費者方面未來能有多少財富的預測——才可以挫折他們，至若工資率上的穩定的永恆的變化，當不能有這種作用。

洛伯爾圖的學說，表現在他致華·克希曼的一封辯論信上。華·克希曼是洛伯爾圖的學問上的朋友，是一個敏銳的思想家，有若干點，與洛伯爾圖的意見相一致。華·克希曼對於這問題的意見——洛伯爾圖曾把它詳細述在信裏——是十分明白的。有三個僱主，各有三百名工人，組成一個孤